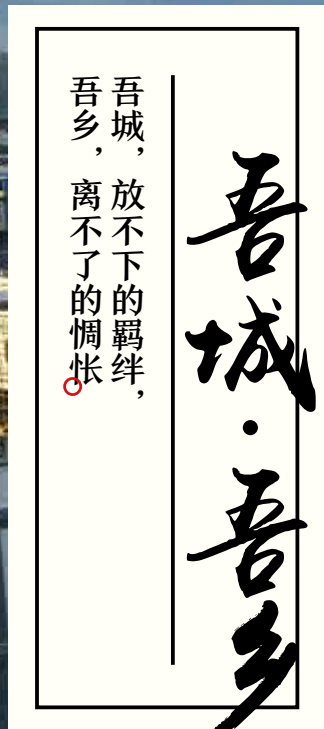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_ 日子潺潺向前，像流淌的溪，而时时萦绕在心的仍是故乡（邱勇哲/摄）

长夜未央篝火明，何人不起故园情

文_农艳晓（本刊特约记者）

图_邱勇哲（本刊记者）

农艳晓（本刊特约记者）

在故乡田阳乡村，一打开窗，就闻到稻谷散发的醇香，就听见绵延如潮的雀噪和蝉鸣，就看到远处云雾缭绕的黛山，就萌动与乡村相拥而眠的情思。于是，在几年前的某个夜晚，我踏着皎皎月光又一次回到了故乡，蜷缩在一个见山不见人、鸡鸣犬吠的小乡村里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那一天在梦里，我见到了小乡村里一排排的干栏式房屋，掩在茫茫石山之间，依着山势半坐半悬，屋后是绿竹青青，一片清幽，迎着每一个霞光流溢的晨昏。房屋的墙壁、地板、门、窗都是齐整的木板有规律地排列组合，牢固地筑起壮家人喜怒哀乐的小日子。

房屋共有三层，最底层用的是如母亲“临行密密缝”编制的竹篾，围在木板外，圈住的是农家三宝：猪、鸡、牛，这些牲畜总是散发出一种原生的气息。

第二层用木板隔成数个房间，即是起居的卧室。厨房也设在第二层，也是房屋里唯一不用木质材料的地方。厨房弥漫着人间冷暖，靠着短墙的是一堆枯萎的玉米秆，其中有一块四方的凹地，那叫火塘。火塘是壮家人取暖、照明、做饭、睡卧乃至进行交谈的地方。在无数个寒风渗入的冬日里，外公在火塘燃起柴火，旁边围坐着来串门的乡里乡亲。在梦里的我，一如小时候，静坐在火堆旁，看着摇曳的火光映照在他们质朴的脸庞，听他们诉说耕地种田后头枕山梁、面朝太阳的疲倦，听他们讲述种子生长的故事，听他们商讨如何操办好红白喜事……我还记得，在梦里，外公从火堆中给我变出一个热气腾腾的红薯。也许对壮家人而言，火塘就是一个凝聚感情的圈子，在火塘旁，人和人的距离总是很近很近。

第三层用横条铺盖，上有阳光烘照，下有炊烟熏染，专用来存放五谷杂粮。小时候，妈妈常在这里剥玉米，我则将自己扎到已经脱粒的玉米堆里，上蹿下跳，玩累了的我后背紧贴在玉米粒上，呼吸着粮食的气息，沉沉睡去，这是我懂事第一次感受到粮食带给我的愉悦，也是第一次对常常从底层散发出原始和荒蛮气息的房屋心怀感恩。



_ 石磨是个储存记忆的容器（农艳晓/摄）



_ 乡间的干栏式建筑（农艳晓/摄）

这些长年累月地承载着地缘特征与文化记忆的干栏式房屋，在某一天轰然倒塌，而后乡村的房屋变成一个个水泥盒子。我曾在这个简朴的老屋吮吸了第一口香甜的乳汁，而老屋里腾腾升起的火焰，更是我挣扎于钢铁一般的城市后温暖的归宿，所以，我回来了，回到了我的来处，在一个被粮食的芳醇笼罩的秋天，因为这个季节散发的是生命最原始、最真纯的美。

在乡间寻迹，我看到一个石磨被遗弃在野草环绕的角落，它那细密的纹理像极了乡人的面孔，粗糙却温厚。或许石磨就是故乡的符号，因为它正是储存记忆的容器：记着情窦初开的姑娘转着石磨，碾出浓郁的爱意；记着夜晚草虫唧唧，父母蘸着月光唧唧呀呀地推动着老磨，磨出暖暖的慈爱；记着这一家人的悲悲喜喜。这个浑圆的石磨，是来自老祖先古朴的问候。我站在石磨前，仿佛看到了我的祖辈们，他们怀着对粮食的虔诚，一边旋转石磨，一边将溢到边上的粮食移进磨洞里。他们靠着石磨在此建立家园，磨出爱的琼浆，繁衍子孙。就这样，一个乡村得以延续。

日子潺潺向前，像流淌的溪。想起故乡，我总想到那些旧物，那个再没人拿起的犁，那把生锈的镰刀，那片乌黑的老瓦，无不残留着祖祖辈辈的温度。🏠